

檐下絮语

俗语说“冬已至，天渐寒”，那是对四季分明的地方，而对于侨乡江门，才刚刚入秋。趁着这大好秋色，决定去体验一下江门院士路的风情。

江门院士路，是一条彰显院士、尊重科学的路，是一条珍视人才、启迪后辈的路，是一条凝聚人心、联通侨心的路，是一条国内首创、走向世界的路。

晨雾把院士路揉成半透明的纱，30多座铜像从纱里慢慢显形。我蹲下来看陈垣先生的手，露水在指缝间凝着，像他伏案校勘时没擦干的墨——这双手曾在20世纪30年代翻阅了故宫所藏的元刻本《元典章》对沈刻本进行校勘，并完成了《元典章校补》和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等著作，也写过“母信人言，须自考证”的诫语，此刻正轻轻抚摸着侨乡的晨光，仿佛要把侨乡文脉写进阳光里。

墨痕里的故园心

“阿婆，为什么先生铜像前摆着陈皮？”一男孩指着陈垣铜像问道。男孩的阿婆摸了摸男孩的头，说：“陈垣公在北平教书时，同乡捎去的陈皮，他舍不得吃，夹在书里。这书里的墨香混着陈皮香，成了他写给家乡的信。侨乡的文脉，就在这墨香与陈皮香的

缠绕中，生生不息。”

去年在陈垣故居，我见过他1941年的日记。纸页边角被炮火熏得发焦，却工工整整写着“校《旧五代史》毕，念新会茶坑村的荔枝该红了”。那时北平沦陷，他担任伪职，把对故园的惦念都揉进字里行间。如今在院士路的晨光里，常有老人带着孙辈来读这些日记，墨字在晨光里活过来，和骑楼廊柱上“侨胞爱乡”的刻字遥遥呼应——原来治学如守乡，一字一句皆为故土立心。

凤凰树下的星光

正午的凤凰树把影子铺得满路都是，梁思礼院士的铜像前，研学团的孩子们正围着一张旧图纸，他们叽叽喳喳地说，这是梁先生从美国带回的导弹图纸。这时，旁边的老师举起手中泛黄的侨批复印件，“看，这是他父亲梁启超先生在《少年中国说》的批注，‘少年强则国强’，梁家一门三院士，都在践行这句话。”

后来在侨博馆，我见过梁启超写给梁思礼的信：“凡做一件事，便把这件事看作生命。”如今这封信的复印件就挂在院士路的廊架上，和梁思礼的火箭模型并排，从《少年中国说》到导弹图纸，原来侨乡的“敢为人先”，从来都是把家国装在心里，把责任扛在肩上。

掌纹间的报国志

暮色漫上来时，五邑大学的青年教师小林正蹲在李椿萱院士的铜像前，用手比对基座上的掌印。“你看这掌纹。”他指着纹路最深的地方，“这纹路里好像都嵌着气流的轨迹。”

小林说，上个月去恩平莲塘村，李院士的堂弟给他们看了一本旧账本，“账本上写着‘侨胞寸心，为国尽绵’。现在我们正复刻李院士的实验……”正说着，街角陈皮作坊的阿芳端来两杯茶：“尝尝这十年陈皮冲泡的茶，陈香馥郁，甘醇温润不苦不涩，顺滑入喉后喉间回甘绵长，满是时光沉淀的温润。此情此景，最适合品此茶。”

我捧着茶杯，看暮色里的铜像渐渐融进夜色。李椿萱的掌印在灯光下泛着微光，旁边的简介牌上写着“从侨乡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”——原来“务实”从来都是侨乡的底色，就像骑楼的砖，每块都刻着“爱国”，院士路的灯，每盏都照着“求实”。

月光下的血脉河

夜风吹来，我沿着院士路往回走。铜像的影子在地上织成网，像把百年侨史都收进了这两公里多的路里。

## 冬至大过年 最忆儿时味

节气故事

梁荣

“冬至大过年”，这句老话在广东人心里刻得极深。

广东人的冬至，从来离不开烟火与虔诚。本地人一早便会备齐一桌住着敬神祭祖，哪怕漂泊在外回不了家，也定会寻些美食犒劳自己，美其名曰“冬至进补，来年无病”。二嫂在深圳工作，她说在深圳过冬至，冬角是必不可少的吃食。冬角外形似饺子，却比饺子个头大。它的馅料丰富极了，萝卜丝的清甜，猪肉的鲜香，虾米的咸鲜再加上冬菇的醇厚，一口咬下，香味四溢，满是节日的滋味。

而我工作的侨台山，冬至的味道则是咸汤圆给的。这里的咸汤圆无馅，只有手指头般大小，一粒粒圆滚滚的，看着朴实无华，其实奥秘全在汤里：汤圆要和萝卜、鱼饼、咸鸡、腊肉还有各色海鲜一同慢煮，海鲜的鲜甜、咸鸡与腊肉的咸香，会慢慢渗入汤圆的每一丝肌理，原本寡淡的糯米便有了醇厚的咸鲜。煮好的汤圆吸饱了汤汁，入口软糯，连带着那锅浓汤都鲜美无比，是台山人刻在骨子里的冬至记忆。

冬至本就是二十四节气中极具分量的一个，更是流传千年的传统节日，各地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过法。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，说是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；南方则有吃冬至米团、长线面的习俗，寄寓着团圆、长寿的美好期许。而在我

魂牵梦萦的家乡——融水大苗山，冬至的味道里，藏着最温暖的儿时记忆。

冬至那天，母亲总会早早叮嘱我们：“今天白昼最短，黑夜最长，天黑得快，放学了就赶紧回家，别在路上贪玩。”我们记着母亲的话，一放学就往家跑，脚步都比往常快了几分。一进家门，便看见父母围坐在火塘边，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暖意融融。母亲正忙着蒸糯米饭，蒸笼里飘出的糯米香混着火塘的烟火气，勾得人直咽口水；父亲则在一旁宰鸭杀鸡，这是我们一年里为数不多能痛快吃肉的日子。

儿时的日子清苦，一年到头几乎都在青菜、豆角、酸菜、黄瓜的味道里打转。鸡鸭更是稀罕物，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养，全靠母亲勤快，在坡上多开了几块菜园，种些蔬菜来喂，一年到头也就能养大十几只，都是要留到过节才舍得吃的。母亲常说：“冬至大过年，这天必须吃点好的，自家养的鸡鸭，就是最好的。”

正因如此，我们对冬至的期待，甚至比过年还要强烈。不为别的，就为那一口盼了许久的肉香，为那一家人围坐火塘、热气腾腾的团圆场景。那时的幸福真的很简单，一碗糯米饭，一块鸡肉，便能让我们满足许久，那份纯粹的快乐，至今想来仍觉温暖。

如今，我也漂泊他乡，每到冬至，各地的美食都能轻易吃到。深圳的冬角，台山的咸汤圆，甚至北方的饺子、南方的米团，都能在街头寻到。可无论这些美味多么精致，都抵不过儿时冬至那满是期待的记忆——火塘边的暖意、糯米饭的香气、父母忙碌的身影，还有那种对一顿美食的纯粹期盼，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，成为最珍贵的时光馈赠。

## 汤圆飘香

黄美卿

冬至的清晨，天未亮，厨房已传来母亲忙碌的轻响。母亲将雪白的糯米粉倒入粗陶瓦盆，缓缓兑入温水，用竹筷不停搅拌至粉粒凝结成面絮，再双手把面絮反复按压揉搓，松散的糯米粉便化作温润软糯的面团，淡淡的米香在微凉的清晨空气里弥散，我迫不及待地加入搓汤圆的队伍。母亲笑着揪下一小团面递给我，我学着她的样子揉搓，虽做不出规整的形状，却透着孩童的笨拙可爱。姐姐手法娴熟，指尖翻飞间，一个个汤圆圆润饱满如白玉珠，还笑着指点我：“搓时力道要匀，转着圈搓才不会煮破。”哥哥也凑趣搓上几个，偶尔做出歪扭的形状惹得众人发笑。一家人围坐桌上，汤圆在掌心滚动，欢声笑语在厨房荡漾。

搓好的汤圆在铁盘中整齐排列，像一队队雪白的小精灵。煮汤圆的重任便落在了爸爸与哥哥的肩头。哥哥蹲在灶台前，用柴草小心引燃火焰，橘红色火苗跳动着舔舐锅底，清水

渐渐沸腾，白色水汽袅袅升腾，氤氲了整个厨房。我专注地守在一旁配合父亲，看他捧着铁盘倾斜，让汤圆顺着盘沿轻轻滑入锅中后，便迅速递上长柄勺子。汤圆恰似一群欢快的小顽童，争先恐后地跃进热水中翻滚嬉闹，甜香混着糯米香随着袅袅炊烟弥漫厨房，直钻心底。我馋得直咽口水，却舍不得挪开半步，紧盯着锅，盼着汤圆快点煮熟。姐姐在饭桌上摆放碗筷，白瓷碗与竹筷的碰撞声，与厨房的沸水声、柴火声交织成温暖的家常乐章，温馨氛围在屋内流淌。

终于，汤圆出锅了，母亲撒上葱花，用汤勺把汤圆轻轻舀出，盛在碗里，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，又似繁星点点坠落人间，散发着迷人的光泽。我端起碗先闻了闻，吹凉后轻轻咬下，软糯的外皮瞬间在齿间化开，甜润的糖汁如涓涓细流般淌出，满口的甜蜜与幸福，恰似一股清泉在味蕾间跳跃欢歌，润泽心

转角处，捧着画板的小女孩正对着冯培德院士的铜像写生。“爷爷造的导航系统，能让飞机找到家。”她仰起头说：“我要画一条会导航的路，让所有华侨都能找到江门。”我看着她笔下的线条，从铜像的脚尖延伸到骑楼的檐角，再到远处的侨乡塔，像一条闪着光的河——原来这条院士路，从来不是雕塑的陈列，而是侨乡人的血脉在地上流，是家国梦在月光下醒。

走到路口时，回头望。凤凰花落在陈垣先生的铜像肩头，像一枚勋章。我忽然懂得：侨乡的土地里，早埋下了最珍贵的种子——那是陈垣公笔尖的朱砂，是梁思礼带回的导弹图纸，是李椿萱风洞中的数据流，更是每个江门人血脉中流淌的，对家国最深沉的眷恋。这就是侨乡精神最鲜活的模样——爱国是根，爱乡是叶，敢为人先是枝，务实创新是干。

夜风又起，铜像的衣角仿佛也随风轻轻晃动起来。我恍然大悟，江门的院士路，其实是一条“回家的路”：院士们从这里走出，又把精神带到这里；侨胞们从这里出发，又把赤诚眷回这里。当月光把我的影子和铜像的影子叠在一起时，我仿佛也成了这条路上的一个标点，续写着“家国眷恋”的未完之篇。



《开平乡村》(中国画) 隋志刚 绘

诗歌

## 萝卜味的冬天

魏益君

寒风中

萝卜的香气

带着泥土的味道

馨香了农家的灶台

霜雪掩不住你的甘甜

你是冬天最朴素的语言

弥漫着家的味道

情牵着浓烈的乡愁

端着一碗香喷喷的萝卜汤

娘说

萝卜味的冬天

才叫日子

冬至，宛如岁月长河里的明珠，在时光经纬中悄然编织。时光流逝，却无法扯断我对汤圆的绵绵情思。每逢冬至，思绪便飘回童年与汤圆相伴的温馨时光。

童年时代，在那物资匮乏的岁月里，一碗质朴的汤圆，便是我们期盼的美食。冬至前夕，家中奏响了一曲忙碌与欢乐的交响乐。年龄最小的我，喜欢跟在母亲身旁，紧盯着她手中那块黄冰糖，看着它被切成精巧的正方形模型，我和哥哥便把一个正方形分开，“咔嚓”声似灵动音符，奏响了汤圆盛宴的前奏。我终是按捺不住心底的馋虫，趁母亲不备，偷拈一粒糖放入口中，刹那间，甜意如烟花在舌尖炸开，满心都是对汤圆的期待，仿佛一颗甜美的种子就此种下，只盼着能早日绽放出绚丽花朵。姐姐也没闲着，手脚麻利地帮母亲整理着各类工具，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。

岁月如墨

## 儿时 趴墙读报

宋殿儒

在我记忆的深处，有一段关于趴墙读报的时光，它如同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，静静地躺在心底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，每每想起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暖而甜蜜的回忆。

小时候，一家人住在大山里，家里的土墙壁总是被旧报纸覆盖。每到过年，为了使家里焕然一新，大人们会去山外学校或从集市上买来一些旧报纸，用来糊墙。那时的我还小，没有玩具，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到墙边，面对着那一面面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报纸，从头看到尾，虽大字不识一个，可喜爱那上面的字符和图画。后来上了学，识了字，在这四面围困的大山中，我最爱的就是趴墙读那些泛黄的报纸。报纸上的文字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让我看到了山外的广阔天地。

特别是寒暑假时，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趴墙读报。村里小伙伴们都出去玩耍，而我却喜欢静静地趴在墙上，沉浸在报纸的世界里。棚顶的报纸读完了就读墙上的，读完了再重新来一遍。县里大事、市里大事、省里大事、国家大事，我都读。尤其是报纸副刊的文章令我着迷。遇到好的诗歌散文小说，我会摘抄在本子上，读到国家利民新政，我就赶紧告诉父母和乡亲们，以至于村里乡亲们都爱到我家小坐，听我诉说山外的喜讯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去邻居家读他们的报纸墙，每家的墙上都藏着不同的故事，乡亲们因为我识字多、爱读报、知道得多，每每弄来报纸，或贴了报纸墙都邀我去读，我读在嘴上他们听在心上，我着迷，他们也着迷，最后乡亲们干脆给我送了个外号“小喇叭”。

爱读报的我后来便成了乡亲们教训子女的“活教材”，他们见到自己孩子不听话贪玩时，就训斥：“你也去学学小喇叭！读读报，长长文化！”后来，小山村里真的出现了不少像我这样的读报迷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报纸不仅丰富了我的童年，也种下了我对文学的热爱。知识匮乏的年代，报纸墙几乎成了我们这些山里孩子获取知识的唯一窗口和精神食粮。记得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我们小村参考了5个人，考中的3个都是当年和我一样爱读报纸的，因为我们读报了，知道国家政治事件多，写作水平也相对好点，政治、语文都考得不错。如今，山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时尚的墙壁代替了报纸墙壁，但每当想起儿时的报纸墙，心中仍充满温暖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家家户户都翻盖了砖瓦房，谁还用报纸糊墙呢？现在的人，只要手机在手，天下资讯尽知。我们这些“趴墙族”也渐渐老去，但藏在记忆里的那份怀念却越发清晰而活跃。每当我看到新楼中空荡荡的墙壁，心中总会涌起一丝淡淡的忧伤。那些曾经陪伴我度过了苦涩童年、青涩少年和梦想青年岁月的报纸墙，已不复存在。

然而，那些面墙读报的时光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它不仅是我童年的一部分，更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如今，虽然报纸墙已不复存在，但那份对文字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却依旧在我心中燃烧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想起那段时光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怀念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kf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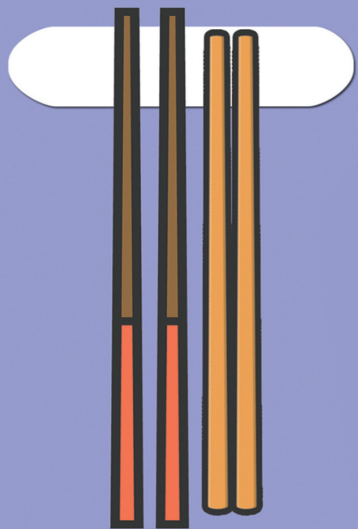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 
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 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 
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  
江 门 市 文 明 办